

· 最后定本 ·

北极

无名氏（卜乃夫）著

风情画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无名氏（卜乃夫）著

北极风情画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(沪权)图字: 09-2001-199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北极风情画/无名氏(卜乃夫)著. - 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01.7
(无名氏作品系列)

ISBN 7-5321-2263-8

I.北… II.无… III.长篇小说-中国-现代 IV.I24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25038 号

责任编辑: 陈朝华

封面设计: 麦荣邦

北极风情画

无名氏(卜乃夫)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地址:上海绍兴路 74 号

电子邮件: cslcm@public1.sta.net.cn

网址: www.slcsm.com

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翔文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5.625 插页 2 字数 124,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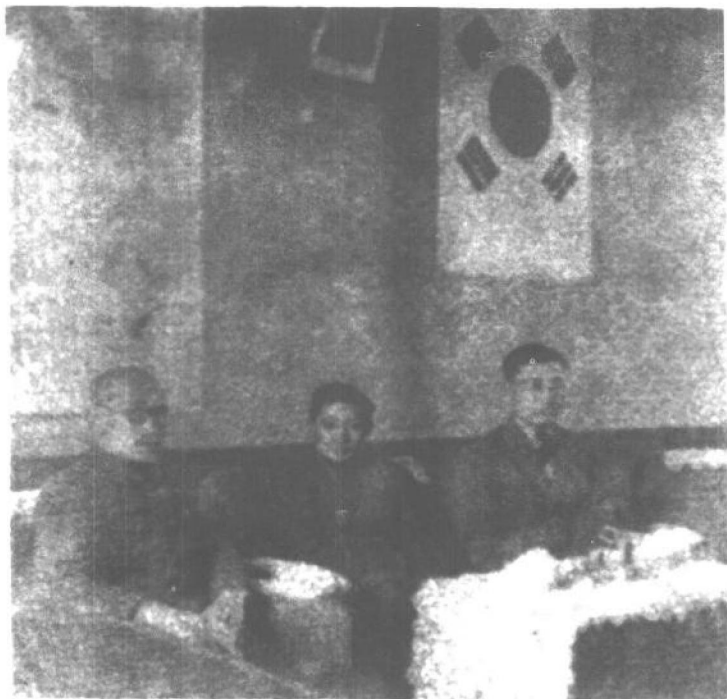
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4,100 册

ISBN 7-5321-2263-8/I·1816 定价: 12.00 元

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

T: 021-69178575



无名氏与韩国光复军参谋长李范奭(右)、韩国第二支队顾问汪祖继(中)合影。1943年摄于西安二府街四号韩国光复军第二支队办公室；£

1

一千九百四十二年夏季，我患剧烈的脑疲症，遵医生劝告，从河南前线回后方西安静养。由于市廛喧嚣，友朋酬应过繁，思想始终不能安静，脑疲竟一天天更厉害起来。有时，只要稍为多看一点书，就会在椅子上晕过去，可怕极了！最后，我发了个大愿心，去华山休养一段时期再说。

这年秋天，我到了华山，寄居五千仞上落雁峰白帝庙。两个月过去了，脑病竟渐告痊愈。这时本该下山，我却留恋不舍，拿不定决心、离开我的许多好朋友们：这些奇丽可爱的山峰。

我说，这些山峰是我的好友，一点也不夸张。谁只要游过华山，就别想忘记那些迷人的山姿峦影。它们好像一些活蹦乱跳的美丽野兽，永远潜藏你的心灵深处，你无论如何也赶不跑。在华山两月，我没有一友，却又有成千成万朋友：它们就是山、树、草、石、月亮、太阳。这个时期，我不再是“社会人”，而是“自然人”，像五十万年前老祖先“北京人”似的。

我把生活调理得尽可能诗化。每天清晨，我和太阳比赛谁

起得早,这个锦标,不用说,常属于我。迎着薄寒,我一口气跑到朝阳台观日出,看那又大又红又圆的太阳宁静的升起来,像一座灿烂的神。对着太阳,我张臂狂啸三声,或背诵两首华特曼礼赞太阳的诗,接着,就奔赴泉水边洗脸。早餐常在松树下用,我吃馒头时,树上松鼠也唧唧嚷嚷着啃松子,百鸟则在歌唱。有时,我投一把馒头屑在地上,一些野鸟飞下来啄食,它们的声音与姿态,对我只显一个意义,就是:生命!生命!生命!早餐后,我斜倚树身假寐,谛听泉水的音乐,这里面,有钢琴、提琴,有抒情曲、夜曲,酒一样的、把我迷得醉醉的、甜甜的,好静又好舒服啊!近午时分,我脱光衣服,躺在仰天池洁白大石上作日光浴,一朵朵白云似从我身上滑过去。午饭后,我满山乱跑,由落雁峰驰到玉女峰,自玉女峰又冲到五云峰或朝阳峰。我不叫脑子里有一芽思想。我让四周的山、树、云、阳光、泉水,来麻醉我、刺激我。有时,偶从路边看见一只美丽甲虫,我就坐下来,和它耍个一会。有时,找得一些斑斓的鹅卵石,我就一枚枚的投入泉水,听它在水面激起的优美回音。有时,为了帮助蚂蚁搬粮食,也忙个一阵子。有时,攀危石采一些野花,编织花环,直至日落西山,才怡然而返。晚饭后,我坐在大殿一个阴暗角落上,听道士念诵晚经。钟鼓声、木鱼声、磬声,以及浓烈的香烟,使我呼吸到宗教的幽静,直至神思恍惚,身心似入梦境,才像梦游人似的,返回丹房休息。

就像这样,无思无虑,我的脑病才迅速痊愈。两个月终了,我的日记上只留下两句话:

“许多脑子有毛病的人,为什么不来请教华山这位伟大医生呢?”

我既对华山依依不舍,发生狂恋,便决定住到年底再走。理

由有三。第一，我要把脑病斩草除根，彻底治好，以免将来复发，只有在华山这样的安静环境才能好好养病。第二，我的感情太浮，许多事情常沉不住气，我决心要把自己的性格培养得冷静点、深沉点，这只有在华山这样孤独冷清的环境才行。曾有人说过：“经在口头，佛在心头，十年面壁，顽石点头。”这是指达摩祖师的苦行而言。我虽不能像达摩十年面壁，至少也该择一个清静环境来体炼体炼。第三，生命太短，机会难逢，谁知道将来什么时候才能再登华山？我何不藉养病的机会，在我的生命史上，与华山结一段较长久的姻缘，以供他日回味、咀嚼、思忆？

我当即把这一决定告诉庙中主持，一个姓袁的老道。他生得鹤发长眼，满脸朴厚之气。他倒还好，没有说什么，只是警告我：冬季山上冷得很，常常有些小野兽冻死，得特别当心才行。我对他说：“身子冷一点没有什么，只要心热一点就行了。”他听了这话，笑了。这老道年已八十，是五十年前入华山修道的。他来的时候，正当甲午中日战争发生，左宝贵在朝鲜平壤死战牺牲。现在，第二次中日战争已进行五年了，他的足迹仍未出山。近数载，他已经四五年未看报纸了。我上山第一天，他曾问过我：“先生，上山来的先生们，常和我谈什么‘坑热’不‘坑热’的大道理，‘坑’当然是‘热’的啦？这有什么道理可谈呢？他们的话，真比张天师咒语难懂。也许我耳朵聋了，听不清爽吧！”我听了他的话，才知道这“坑热”二字是“抗日”的讹音，我没有回答，只笑笑。我不想和他谈抗日大道理。这太费时间。像他这样的出家人，早把国家抛到九霄云外，我又何必拿红尘烦恼招惹他？而且，他出世太久，和我们红尘人也难沟通，我又何必虚耗时间？话说回来，这老道的脑子虽说和我一样，有点毛病，身体倒异常健朗。他一顿饭能吃半斤馒头，从山脚登山顶，五十里陡峭山路，不消六七个钟头，就走到了。庙里庙外的事，他也料理

得井井有条。仲冬,有些道士下山避寒了,全仗他主持庙务。

秋渐尽了,冬季来临,天气一天比一天冷,袁老道终于和别的老道们陆续下山,在山脚下的玉泉院过冬了。只留下一个年轻道士和一个烧饭的长工,看守庙宇。庙内分外现得冷清起来。我倒不感寂寞,不时看看佛经,消磨时间。这样,很快就是阳历年底。

按我原来计划,打算在1943年元旦那天下山,算是昨死今生,完全逃离疾病与死亡的威胁,从今以后,可以脱胎换骨,重新做人了。除夕前一天,我感觉分别华山之时渐近,说不出的有点难过。这一天,虽然冷得要命,我仍去各座山峰上盘桓许久,好像小孩子要离开母亲似的。

返回庙里,很迟才进丹房休息。睡了不久,一阵古怪得可怕的巨吼声,忽然把我摇醒了。我披衣起坐,侧耳细听,原来是山风大作,狂啸如虎。只听得窗外一阵阵怪叫不断冲过来,猛恶极了,直似千军万马作梯队冲锋。声音越来越大,势若翻江倒海,怒潮奔腾,似乎要把全华山吞下去。窗板被刮得“轰轰隆隆”响。整个屋子晃动得厉害。我坐在丹床上,仿佛坐在骇浪滔天的小船里,随时有翻船可能。听着风声,我不禁害怕起来。据老道说,华山冬季,有一种狂烈的奇风,能把大树连根拔起来,人在风里走着,就会被吹得跌倒,因此,庙顶全是铁瓦,有些柱子也是铁的,庙基则是极坚固的巨大岩石。当年建筑这些庙宇时,真是费尽心血。夏秋之际,好容易把屋架子与梁柱架好,冬天瓦木匠下山避冬,次年上山时,那些屋架子早被吹得无影无踪,杳如黄鹤了。

窗子越震越响,屋子越摇越凶。随着窗外大风,想起老道的话,我越想越怕。

“看今夜这样狂风,我住的这座楼房很可能被吹倒。如果

它一倒塌，连人带桌椅床铺全会滚到岩壁下面，从五千仞高峰顶直摔下去……”

据老道说，一个人若从峰顶摔下去，至少要到华山一百里外，才能寻到尸首。

“假使我就这么睡在床上被摔到一百里外——”

太可怕了。我不敢再往下想了。

“怎么办呢？逃？不逃？还是等死？”

一个又一个恐怖的疑问闪动在脑子里。

正恐怖着，忽然，一阵天崩地裂似地倒塌声响起来。

我吃了一惊，以为落雁峰真个倒塌了。索性闭上眼睛，心一沉，等待死亡末日降临。谁知过了一会，这倒塌声竟又没有了。我临时胡猜：大约是庙外一些松树被吹倒了。不久，一阵阵倒塌声又不断响了，锤子似地敲打我的心。我一面怕，一面胡思乱想道：

“完了，完了，今夜我也许完了！”

2

胡思乱想，一夜未合眼。快到黎明时分，房内特别冷，实在倦不过，才昏然入睡。

不知是多少时候，一觉醒来，风竟停了。举眼向窗缝一望，只见外面一片白光。我不禁雀跃而起：

“这是雪！雪！雪！下雪了！”

一个上午，我斜倚窗子，看了半天雪。午后，雪住了，我决定上落雁峰顶仰天池去看华山雪景。这是我在此峰的最后一个下午了。明天这时候，我的身子或许已在山半腰或山下了。我得好好利用这个下午。

我拄着手杖，踏雪登落雁峰顶。一路都有铁链围在岩石边，路并不难走。不消半个钟头，我就攀上仰天池。

我恍然大悟昨夜那一阵阵倒塌声，原来真是一些高大松树被刮倒了。多可怖的华山狂风！真是名不虚传。

现在，虽无风，峰顶却冷得可怕，一股股寒流，锥子似地刺入肌肤，我纵穿皮袍棉裤，还是觉得冷。

“这一片雪景太难得了，冷一点算什么！反正明天我就下山了。”

我一面安慰自己，一面眺望雪景。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地球面，还是在另一个星球上。

有谁伫立华山最高峰顶看过雪景么？啊，太美丽了！太神圣了！太伟大了！那不是凡人所能享受的。只有在神话里生活的人，才有这样眼福。那并不是雪景，而是一座座用万千羚羊角堆砌的建筑，通体透明，洁白芳香。整个华岳又像数不清的北极冰山，化宇宙为银色。这里，人只有一种感觉：白色。这白色充满你的眼睛、你的思想、你的心灵、你的血液。你会觉得思想是白的，声音是白的，你的情感你的一切都是白色的。这里，白色就是上帝，是最高主宰，它把华山一木一草全染成白色，再不容许第二种色彩。

望着望着，自己似乎整个溶化了。我仿佛觉得，自己每一个细胞全变成白色。变成雪。我身前身后，是白色的酒之海，使我从头到脚沉醉在里面。

这样沉醉，不知多久，忽然间，一个黑色形体出现在白色海里。它慢慢蠕动、转移，正对着我的方向。它像一棵树，逐渐向我走来，渐渐在我眼前明显起来。我突然吃了一惊，从醉梦里苏醒。

“啊，这是一个人！”

是的，这是一个人，一点也不错。这个人已爬完落雁峰最后一级石磴，走近仰天池了。

这个人与其说是一个人，倒不如说是一条野兽，更适当点。他年约四十左右，有着野兽一样的强烈眼睛，野兽一样的魁梧身子，野兽一样的沉静脚步。他头戴一顶破旧水獭帽子，帽招子直遮住脸颊，一件破旧的镶水獭领子的黑色呢大衣裹着身子，把他

装饰得狗熊一样笨重、滑稽。实在，他的帽子与大衣太破旧了，有好几处，都现出铜钱样的大洞，照我们南方人说法，就是“卖鸭蛋”了。他身上至少卖了六七个“鸭蛋”。但大衣质料倒不错，是道地俄国货，只可惜穿得太久了。

他拄着一条剑阁产的蟠龙手杖，在仰天池边站定，离我只有四五尺了。

我又对他的脸端详一遍。在这张脸上，我看出一种极颓唐厌倦的神气，眉宇间，有时还偶然露出一种狞恶、讽刺、傲慢的表情。他好像对一切都不满意，只有四周美丽雪景，才稍稍能吸引他的注意。

从前，我读过一个天才舞女的自传：有一次，她发请柬，邀一位著名的瑞典文学家去看她表演；他拒绝了，复她一张字条：“我许久没有出门了，我讨厌人类！”

离我只有四五尺远的这个陌生怪客，令我想起这位瑞典文学家。我想：他们大约都是一个模型铸造出来的。

我的想法并不错，不久，就被铁一般的事实证明了。

本来，游过华山的人，都有一份经验，就是：当你一过苍龙岭和金锁关后，遇见任何一位上山客或下山人，你都想同他打个招呼，说两句话。这种神秘心理，两千年前，就被庄子道破了。他说：“夫逃空虚者，闻人足音，蹶然而喜矣。”你所爬的山越高，你的四周越空虚，所见到的陌生人，也愈觉可爱。只有当你完全脱离人群时，你才觉得人群可贵。

基于上面的神秘心理，不用说，我对身旁的陌生人，自然感到说不出的亲切。不仅亲切，我还很好奇。试想想，这样的大冷天，而且还是除夕，竟有人冒大雪，爬上华山最高峰，喝西北风，这个人如果不是疯子，也是怪得不能再怪的怪人。入冬以来，这一个多月，我就未遇见一名游客。我原以为自己够怪了，想不到

竟还有一个比我更古怪的人，这怎能不叫我发生好奇心？

其实，就我的个性言，我是不大爱说话的。我曾经统计过：在这 1942 年最末一月，我总共说了不到十五句话，平均每两天才说一句话。我和那个烧饭的长工，几乎一直在演哑剧：点点头、摆摆手、拱拱腰、踢踢脚，最多哼两声，就算是说话了。话虽如此，此刻，我却极愿意和这位陌生汉子讲话。

我向他打了个招呼：

“先生，您是一个人上山吗？”

他点点头，连哼也没哼一声。他在看山下雪景。

“您是昨天上山的吧？”

他再点点头，仍眺望雪景。

“那么，您昨天是想在北峰，还是东峰？”

他并不回头，只哼了个“东”字。

他待理不理，这种冷淡神情，实在叫我起反感。我想：这个人的心，大约正和华山冰雪一样，又冷又白。

在这样人迹罕见的五千尺高峰上，他遇见和他一样有眼有鼻的人类，竟这样冷酷无情，真有点不近人情。

我向他狠狠盯了一眼，忽然生起疑心，且有点害怕起来：“他或许不是人，是鬼吧？”他如果不是鬼，是人，绝不该这样冷酷。

我一面怀着鬼胎，一面孤注一掷，背城一战，向这陌生汉子作最后挑战。

“先生，您今晚不下山了吧？在南峰庙里憩？”我脸上满堆着笑。

“不‘下’了。”他始终没有回转头，一直在俯瞰雪景。

感谢他的恩典，这次多挤出两个字。他似乎不是回答我，而是赏赐我；他的每一个字，仿佛比珍珠还珍贵。如果说，罗马的

尼罗皇帝；是世界上最傲慢自大的人，这陌生汉子；比尼罗还傲慢五倍。

瞧着他的冷酷背影，我越想越气，终于提起手杖，头也不回，离开仰天池。我绝不想和这样一个夜郎自大的人同在一起呼吸空气。

我走下山峰时，他仍在观赏雪海，连看也不看我一眼，这更增加了我的不快。我加速脚步，恨不长着翅膀，一口气飞下山，永不再和这个人见面。

3

吃晚饭时，我才跨入食堂，就微微吃了一惊，这陌生汉子正在喝素酒，嚼豆腐干，吃炒鸡蛋，啃馒头。庙里有一种白干，道士美其名曰“素酒”，其实酒性很烈。这陌生汉子一杯杯的喝着，好像喝白开水，一点不在乎。

那个年轻道士，有点类似白痴（也许因为道行太深之故），终日除念经外，难得说话。长工则是深度近视眼，耳朵又有点聋。我们三人，平常吃饭，几乎无话可说。这陌生汉子更是铁锁泥封的嘴，看情形，就是扔手榴弹炸他，怕也难得炸出两句话来。因此，我一吃完饭，立刻离开饭桌。当我离开时，那陌生汉子还在喝酒，咬豆腐干。

返楼上丹房，我不断来回踱方步。我想，今天是除夕，家家户户，团圆欢聚，喝酒猜拳行乐，谁料到我会在这座冷清清的山头消磨？并且还遇见这样一个古怪的陌生人？

这样想着，愈想愈懊恼、愈别扭。终于，我又好笑起来。反正明天下山，离开这里了，又何必呕这些闲气？倒不如早点睡

觉，多休息休息，养足精神，明天好赶路。

计议既定，我特别破例，提早睡觉。睡了不久，便听见一阵低沉的脚步声。我猜就是那位陌生怪客。他在客堂内枯坐一会，旋即回到我对面那间丹房里。庙里为了便利游人，本预备了一些丹房作客舍，我的丹房和对门的，是全庙最优雅最宽大的两间，每间房里，有两座巨大的丹床，原是给集体游客憩宿的。现在，因为游人稀少，我和那位陌生汉子，便各占一个大丹房，极舒适之能事。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：稍嫌冷清一点。

倒在丹床上，翻来覆去，睡不着。我不断盘算将来的事。这次下山，究竟怎样开始新生活？上前线乎？在后方乎？干文化工作乎？做公务员乎？……越盘算，越兴奋；越兴奋，越睡不着。夜半时分，好容易自我催眠，正欲入睡，一阵轻微的脚步声猛然把我惊醒。脚步声轻极，也神秘极，分明有人在客堂内走动。

“这样深更半夜，有谁在外面走动？”

我不禁感到好奇，轻轻坐在床上，从板壁缝中，向客堂里张了张。不张犹可，一望，我几乎吓了一跳，一幅怪诞得接近可怕的景象紧紧抓住我。

那个陌生怪客一手擎白色烛，正从丹房内走出来。他没有戴帽子，长长的头发乱披在脸上，像一条条小毒蛇。他的眼睛缠结着血丝，脸色苍白如死，唇边染着斑斑殷红血迹。这个深更半夜，他所显露的相貌，和我白天所见的，大不相同了。白昼所见的，是一头野兽的形貌，现在所见的，则是一种鬼魂与死尸的形象。世界上最恐怖的面孔，是绞死者的面孔，他此刻正是：歪扭、苍白、绝望、惨厉、阴森。

幽灵似的，他踱到客堂里，轻轻把蜡烛放在桌上，然后从壁上轻轻取下那架桐木古琴。这具琴原是客堂中的装饰，弦柱子早已坏了，六根弦全松弛着，无法弹出声音。

这怪客取下琴，显然不是为了弹奏，而是为了回忆。他把琴安置在桌上，坐在一张红漆方凳上，轻轻抚摸它，深深锁皱眉头，眯细眼睛，似要把自己整个身心钻入回忆。他沉思着，沉思着，忽然站起来，悄悄在室内来回走着。走着走着，他突然轻轻跪在地上，摊开两臂，手掌向上，仰起脸孔，似在祈祷，又似在做一种极沉痛极哑默的呼吁，对苍天的呼吁。这时，他脸上所显示的苦痛表情，除了用但丁炼狱里的鬼魂来比喻，我再想不出别的。

我看着看着，不禁浑身发抖。我好像又变成一个孩子，又恐怖又迷爱的听一个白胡子老人讲狐鬼故事。“我究竟是活人，还是死人？”渐渐的，我对自己也怀疑起来了。我差点怀疑自己也是缢死鬼之类了。

正怀疑着，这怪人已从地上站起来。出于我意料的，他回到房里，戴上皮帽，竟又走出来，轻轻下楼了。

我的疑心越来越重，终于鼓起勇气，决定探究这位神秘客人的行踪。

三分钟后，我也轻轻爬下床，穿好衣服，走下楼。

满院子全是雪，照耀得庙里极明亮。我看见那神秘客人在雪上所留的新足迹，便跟踪到后门口，又由后门口追到庙外。

一出庙门，我就发现那怪客远远在前面走，直像一个梦游病者。山上到处是雪，一切光明如白昼，人的影子长长的拖在雪地上，清晰极了。我为了避免被发觉，便弯下身子前进，和他相隔约莫四五丈远。

他走着走着，到达落雁峰杨公亭畔，便停住了。亭子前面，就是陡峭的削壁边缘，石头上雕刻四个大字：“五千仞上”，现在却被雪完全覆住了。

我悄悄躲入一丛灌木林内，偷偷看这个怪人究竟做些什么。

他其实并没有做什么，不过在亭子里来回徘徊，且不时停下